

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語音標記性*

洪惟仁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http://www.ujin.idv.tw>

摘要

台灣閩南語源自福建泉州、漳州地區，兩種方言在台灣競爭的結果，泉州方言和漳州方言都逐漸退色，混合成一個個不漳不泉的台灣新方言。

泉州和漳州兩種方言在音韻清單上最大的區別是泉州音多了兩個央元音：*ə* 和 *i*，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顯示泉系方言的央元音快速地萎縮而向無央元音的漳腔音讀靠攏，但漳系方言的元音系統並未發現向泉腔音靠攏的傾向。

台灣漢人移民人，泉州人比漳州人多了 12%，但泉州的央元音在競爭上卻輸給漳州腔，其原因不能求諸於語言社會學的外在因素，而不得不求諸於內在因素，即語音標記性的解釋：央元音是有標音，容易向無標的元音方向變化。

關鍵詞：閩南語、泉州方言、漳州方言、台灣新方言、音變、語音標記性

1. 前言

1.1 社會語言學與歷史語言學

1960 年代以前的青年語法學派和結構語言學派相信語言的變化是如此緩慢與漸進以致無法直接觀察(Bloomfield 1933)。他們所看到的語言變化無非是已經變化的結果(Hockett 1958)，他們無法觀察語言變化的過程，當然也無法解釋變化的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只能考證歷史上曾經發生 $*x \rightarrow y$ 這樣的音變規律，但是我們不知道 $*x$ 是怎麼變成 y 的。於是語言演變變成了神秘事件。

1960 年代由一個化學工程師 William Labov 及其信徒所開創的「社會語言學」

* 本文於 2002/09/06-08 在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主辦的「首屆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本文乃是國科會計畫「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的成果之一，其研究經費接受台灣國科會的資助，謹此一併致謝。

(sociolinguistics)對語言的研究作了一個劃時代的突破。他所研究的正是前人所忽視的語言變體。他運用統計的方法，把從前被人們看成是雜亂無章的語言變體，包括方言差異及自由變異，整理成有秩序的、有意義的語言現象，看到了語言的「有序異質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結構」。

「有序異質理論」不但使我們了解語言的實際，同時，當我們把不同年齡層的語言加以排比時，變化中的語言便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於是我們可以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共時而微觀地看清語言變化的實際過程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社會語言學把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做有效的聯繫。¹

本文即站在以上的觀點，採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對變化中的台灣泉州腔方言作了一個調查研究。然而社會語言學所作的紀錄只能達到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語言研究的目的，不止是要瞭解語言的事實，並且要能夠根據語言的普遍性解釋現象產生的所以然，本文以語音的「標記性」(markedness)來解釋泉州央元音所以崩潰的原因。

1.2 漳、泉元音的比較

台灣閩南語源自福建閩南地區，因為來源的不同而分為兩種不同方言。一是「漳州腔」，源自福建漳州，《十五音》(謝秀嵐 1818)是其傳統韻書；一是「泉州腔」，源自福建泉州《彙音妙悟》(黃謙 1800)是其傳統韻書。兩個方言的主要差別在元音，泉州音系中有兩個央元音，在《彙音妙悟》中分別歸入兩個不同的韻母，但因為來源不同，漳、泉音變規律不同，依照漳泉音對應關係，實際上可以分為 4 個字類，茲對照如下表²：

(1)

閩南語祖語	泉音	《彙音妙悟》	漳音	《十五音》	中古音
*ə	ə	科	e	伽	蟹一、山合三入白讀
*wə	ə	科	ue	檜	果合一、蟹合一、止合三白讀
*i	i	居	u	龜	止開三精系字文讀
*y	i	居	i	居	遇開三

本文把以上四個字類由上而下分別叫做 1. <科伽>類，2. <科檜>類，3. <居龜>類，4. <居居>類。本文的興趣在於解明漳泉兩個方言在台灣接觸後所引起的音變問題：漳州腔會變成泉州腔呢？還是泉州腔會變成漳州腔呢？泉州音會把一個混同的字類重新分為二類嗎？

本論文利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觀察台灣泉腔方言的央元音如何隨著年齡下

¹ 以上觀點詳參洪惟仁 2002〈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

² 表中《彙音妙悟》科、居二字母再分為兩類及閩南語祖語擬測的詳細理由詳參拙著(洪惟仁 2001a)〈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的分析。又《十五音》<龜>字母的韻目原書作[舟+居]，因電腦無字改用同音的<龜>字代替。

降而逐漸萎縮。然後比較青年的語音認同證明閩南語台灣優勢腔的浮現，並運用方言地理學的方法證明泉州的央元音在老年層的調查已經是弱勢變體了。

然而依據祖籍人 的紀錄，泉州的移民人 比漳州移民多，為何泉州音在競爭中反而會落敗於漳州音呢。由此可見人 競爭力無法解釋這個問題，語音的變化有時取決於音韻系統內部的結構壓力。

2. 研究方法

從 1988 起，我們在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下對台灣閩南語進行了歷時十餘年的大型調查研究計畫。即³：

- (一)方言地理學的研究。
- (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
- (三)青年語音認同的研究

這些調查計畫的目的雖然是多方面的，調查結果可以做許多用途，但是主要目的是要解決一個語言衍化的問題：

1. 台灣閩南語既然是漳、泉方言的融合，有些什麼樣的方言變體傳到台灣，其分佈如何？
2. 漳、泉方言融合的結果基本上應該是走向「方言會同」的道路。但會同的方向如何？那一種變體在競爭中得到優勢？
3. 方言競爭和什麼因素具有相關性，方言地理分佈、性別、職業，那一個因素較重要。
4. 方言會同如何表現在方言變體的年齡層分佈或方言認同分佈。

這四個問題都和本文所要討論的直接相關，但本文目的只要了解語音的變化，限於篇幅關於性別、職業的相關性不在此討論，本文只討論和音變直接年齡層變項。以下簡單介紹我們的研究方法。

2.1 方言地理學調查

1988 年起至 1995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受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的資助，在該所研究員龔煌城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台灣地區閩南語的方言調查。研究工作歷時六年三個月，調查人數共 275 人，發音人都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主要為戰前出生，調查方言點約 200 個，平均遍佈整個台灣閩南語分佈區。已經記音、輸入電腦的資料共 127674 筆。

2002 起我們開始一個大型的「台灣方言地理學研究」計畫，在作者的主持下繼續進行更廣汎而細密的調查，將來全部記音、輸入電腦，預計可以達到 50 萬筆以上。我們的目的是設計自動化的資料管理程式，利用 GIS 軟體，進行繪製

³ 有關國科會計畫的內容和研究方法，詳參拙著(洪惟仁 2001b)的介紹與說明。

台灣閩南語方言地圖。最終希望能夠將所有調查資料及方言地圖上網，讓全世界所有對台灣閩南語方言地理學有興趣的人都能夠共享我們的研究成果。

從調查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個方言變體或某些字類或音類的變體的地理分佈。本文中摘取戰前出生的老年層語料製成四張具代表性的變體的地理分佈圖。從分佈圖看出，雖然泉州移民人數超過漳州移民，實際上漳州音在競爭中卻佔了優勢。

2.2 社會方言學調查

方言地理學的研究可以使我們了解方言變體共時的分佈，然而分佈圖所呈現也只是一種靜態的現象，方言分佈圖可以看出變體的地理分佈的大小，但是分佈廣的變體不一定是競爭力較強的變體。方言地圖所呈現的只是一種演變的結果，方言動態的變化需要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才能觀察。

筆者在《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3b)中將台灣閩南語方言分為三類，即：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全台沒有一個純漳方言，也沒有一個純泉方言。根據我們的觀察，混合腔比較穩定，變化較少，但偏漳腔和偏泉腔都在進行趨同變化。換言之，台灣正在浮現一個不漳不泉的混合腔，我把他叫做「台灣優勢音」。

假使我們選擇幾個偏漳腔方言和幾個偏泉腔方言，分別做社會方言調查，再比較一下各方言點、各種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我們就可以了解不同變體的競爭力差異。就本文的議題如言，我們可以從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看出央元音 *ə、*i 是在擴大傳播還是在萎縮之中。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理論假設：

1. 假使泉州音是強勢的變體，那麼在偏漳區所得的調查資料，將可以證明央元音在年齡層的分佈逐漸增加，而在泉州區調查的結果不會有顯著的差異；
2. 反之，如果漳州音是強勢的變體，那麼在偏泉區所得的調查資料，將可以證明央元音在年齡層的分佈逐漸減少，但在漳州區所做的調查不會有顯著的差異。

我們的調查證明第二種假設是事實。

2.2.1 一般社會方言調查

1999 年起清華大學教授曹逢甫、王旭，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何大安和我正在進行一項國科會資助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調查研究計畫。1999 年由王旭主持，2000 年起由本文作者主持。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是進行台灣閩南語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研究。

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包括兩項工作，一是調查不同年齡層、性別、職業的

方言變體，從而了解閩南語共時演變的實況。一是調查現代青年，調查目的一是印證前述的調查所得的「台灣優勢音」是否表現在青年的語音上，同時也可以觀察知識青年和一般青年認同上的差異。

三年來，截至 2002 年 8 月底我們調查了基隆市，台北縣汐止市，宜蘭縣礁溪鄉，桃園縣的桃園市、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蚵間村(蚵殼港)、新屋鄉大牛稠村等，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西勢寮村，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澎湖縣馬公市區。這個調查工作還會繼續下去。

受訪者的分成四個年齡層、男女兩性，每一個類格(cell)至少訪問三個受訪人，因此每一個方言點至少調查 24 人以上。調查對象以勞動階層為主，在都市再進行白領階級的調查，調查人數達 48 人以上，總調查人數已經達到將近 350 人。除澎湖馬公未整理外，已經記音、編碼，輸入電腦的資料達 72,852 筆。

我們要求受訪人限當地生長，父母至少有一個是當地世居的人，目的是要保障調查資料確實反映當地的語音自然發展。

2.2.2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

至於青年語音認同，我們於 2000 年計畫中就已完成了 12 所大學 769 份的閩南語語音認同問卷調查。受訪學生主要是閩南人，但也有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只要聽得懂閩南語都在訪問之列。我們設計了一套錄音問卷，詢問其對閩南語音韻變體「哪一個聽起來最習慣」。本調查的結果和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台灣優勢音一致。和一般社會青年的調查比較起來，發現知識青年趨向於台灣優勢音的「異化」現象比一般青年明顯。

2.3 關於問卷

無論方言地理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都需要問卷，但是問卷的內容不完全相同。方言地理學調查是針對所有台灣閩南語而設計，所以問卷內容詳細得多，社會方言調查只針對個別的方言點，所以問卷內容只針對其方言特色而設計。

方言地理學調查所用的字表共收 1000 個左右的詞項，爲了爭取時間、順利完成調查任務，我們通常會使用一個約 600 條調查詞項的簡表，在一天內完成調查任務。雖然調查的詞項較少，重要的變體都已經包涵在調查項目之中了。

社會方言學調查是在方言地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爲我們的方言地理學調查相當詳細，對於一個方言的實況可以作簡要但相當全面的了解。我們對於一個方言點的方言狀況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因此我們的方言地理學調查工作相當於社會方言學調查的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我們做過方言地理學調查之後，了解了當地的方言實況，然後針對當地的方言特徵，開始設計個別的調查表。「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調查計畫主要目的是調查語音差異，但是設計的調查表是成句的，所有具有詞素意義的「字」都

被包藏在「詞」中，所有的「詞」都編入一個完整的句子中，受訪時自然的發出音來。我們會要求受訪者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之後，用自己最自然的方言表達出來，錄下音，然後從中間聽取我們想知道的「字音」。

因為每一個方言的特色不一樣，如果我們預計年齡層沒有什麼差異時這個字類的字就設計得少一些，如果是有特色的，我們預測會有很大的變化，這類字就設計得多一些。因此每一個方言的調查表都不一樣，不但內容不盡相同，詞項的數目也不一樣。大約 40 句到 60 句，包涵著 200 個到 350 個字音。

青年語音認同調查亦是採用同類的字表，預先把所有的變體都錄在錄音帶，調查時放出來，請受訪者勾選「聽起來最習慣的音」。

2.4 資料管理

所有調查資料，都已經輸入電腦，駱嘉鵬教授所設計的軟體可以做出任何我們需要的統計，比如我們可以要求個別「字」的音讀變體在台灣的地理分佈，在不同方言的不同年齡層、不同階層的分佈、或不同方言區青年認同的比例，我們也可以按字類，整批的統計某一字類的變體的地理分佈情形。本文所需的資料均使用這個軟體篩選與統計。

至於方言變體的分佈情形也是根據駱嘉鵬教授所設計的軟體篩選出老年層的變體，然後就篩選出的調查資料，由助理潘科元先生進行編碼(coding)，輸入 ArcMap GIS 8.0 繪製而成的。

2.5 本研究的調查內容

本研究的有二：一是考察台灣閩南語泉腔方言的央元音是正在走向崩潰還是正在發展的階段；二是考察央元音崩潰之後音變的走向是否受到方言接觸的影響。本研究依照這個目的從上述的方言地理學和社會方言調查資料中摘取部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下表(2)是依照表(1)所分析的 4 類，分別列出調查內容裡的調查字。音標所示為筆者根據現代漳、泉方言調查資料所作的擬音。

(2)

彙音妙悟	泉音	十五音	漳音	例字
科	ə	伽	e	𪗇、塊、短、齶雪、倒退
科	ə	檜	ue	皮、卜、月、襪、粿、過、揆、回、過、配、尾、飛、歲、課、吹、和尙、被
居	i	龜	u	自、思
居	i	居	i	汝、去、魚、薯、鼠、豬、鋤、英語、根據、警務處、煮飯

上表顯示如果泉州音佔優勢，那麼漳音 e/ue 會變成 ə、u/i 會變成 i；如

果漳州音佔優勢，那麼泉音 *ə e /ue、i 會變成 u/i。

本文所討論的語料是由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字表中篩選上列的字音發音人所反映的變體，編碼(coding)輸入電腦、統計而成。

3. 社會方言調查結果

如前所述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是針對偏漳腔和偏泉腔分別觀察其變化。本文用為分析的資料採自直至 2002 年所調查的 13 個方言點語料。這些方言點依據其特徵分為漳腔方言及泉腔方言二類，如下表所示：

(3)

漳腔方言	基隆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大牛稠村、宜蘭縣礁溪鄉等共 6 個方言點
泉腔方言	台北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苗栗縣白沙屯，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共 7 個方言點

上述所謂的漳州腔方言或泉州腔方言都是比較「純」的方言點，而不是已經混合到無法分辨是漳、是泉的混合方言。比如漳腔方言「酸」、「飯」都唸成 uī 韻、<檜>字母的字唸成 ue；而泉州腔方言除白沙屯(祖籍泉州惠安)以外老年層全部都還保存 ə 韻母。白沙屯方言雖然已經喪失央元音，但它的聲調系統還具有非常濃厚的泉腔方言特色，因此我們也歸入泉腔方言的一類。不過任何台灣閩南語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漳州方言或泉州方言，任何方言都是混合的，只是混合的配方不同，有的漳州成分多，有的泉州成分多，所謂「漳腔方言」實際上就是偏漳方言；而所謂「泉腔方言」實際上是偏泉方言。至於混合到分不清是漳是泉的謂之「混合腔方言」。本文討論的只限於「漳腔方言」和「泉腔方言」。

以下的統計數據不按個別方言一一呈現，而合併計算；表(4)所列的調查字音也合併計算。上述四類字的元音變體，在兩類方言的年齡層分佈如下：

3.1 <科伽>類

3.1.1 漳腔區

<科伽>類共 5 個字在 6 個漳州腔方言點調查結果，除去無用的部分(如因誤會而答錯或青少年答不出來的部分)，留下的有效語料 310 筆，泉州音 ə 和漳州音 e 在年齡層的分佈如下表所示：

(4)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e	302	97%	101	99%	80	98%	69	97%	52	95%
ə	8	3%	1	1%	2	2%	2	3%	3	5%

合計	310	100%	102	100%	82	100%	71	100%	55	100%
----	-----	------	-----	------	----	------	----	------	----	------

上表顯示<科伽>類的字漳州腔方言幾乎沒有唸成 ə 的。數字所顯示的極少數唸 ə 的變體，理論上和我們調查經驗所得的知識判斷都是不應該出現，因為 ə 是有標元音，漳州腔方言本來念 e，e 怎麼會變成 ə 呢？

資料上 ə 出現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發音人過濾不完全，比如基隆市雖然漳腔方言區，但該市七堵區說的是跟汐止一樣保守的泉州安溪腔⁴，我們所謂的基隆方言限定為世居基隆市區的發音人，但我們有時也會受騙，有時發音人是七堵人，但因為從小居住在基隆市區，所以自稱是基隆市區的人，調查人不查，一時疏忽，因此調查到一些泉州音。第二個可能是記音人的錯誤，記音是相當困難的工作，記音的助理可能因為疏忽而誤記，有時可能是輸入的錯誤。

不過數字所顯示的漳州腔方言說 ə 的，不論那一個年齡層筆數最多只有 3 個，百分比沒有超過 5%，還在誤差容忍範圍內。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漳腔方言內確實有 ə 元音，也可以視為例外。由此可見，漳腔區內這個字類的韻母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3.1.2 泉腔區

<科伽>類的字在泉州腔地區的調查所得有效筆數共 1002 筆。本韻類泉腔老派唸 ə，新派出現漳州的 e 讀，另有少數的 ue 讀。各個變體在各個年齡層的分佈如下圖所示：

(5)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ə	394	36.0%	166	56.1%	134	45.3%	64	22.0%	30	14.2%
e	661	60.4%	126	42.6%	154	52.0%	213	73.2%	168	79.2%
ue	40	3.7%	4	1.4%	8	2.7%	14	4.8%	14	6.6%
合計	1095	100%	296	100%	296	100%	291	100%	212	100%

以上的數字顯示，即使是老年層，泉州腔方言也已經有 42.6% 的 ə 變成 e 了，e 讀比率急速上昇，尤其是青年層變得最快，各年齡層的上昇率大約 10% 左右，但由中年到青年的上昇率高達 21.2%。顯示央元音 ə 崩潰得非常迅速。

另有一個變體ue，出現在「倒退」的「退」字音，「退」字泉音thə³，漳音the³，但ue讀顯然是受到華語 thuei⁴的合音影響而合化的，老年層已經有少數比率，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增加，到了現代青、少年有 4.8~6.6%。

⁴ 安溪泉州腔是台灣最保守的泉州腔，保存《彙音妙悟》時代的 ə, əe, i, in等韻母。

3.2 <科檜>類

<科檜>類的字，如表(4)所示，我們調查了 19 個字，如前所述這個字類漳州音保存了中古音的開合，但泉州音合介音已經消失，和<科伽>類混同為 ə 讀。按自然衍化，泉州的 ə 通常變成 e，如廈門、晉江、惠安等，但在台灣卻有許多字唸成漳音的 ue。如果泉腔方言不是變成 e 而變成 ue，就可以證明漳州音的競爭力比泉州音強得多。

3.2.1 漳腔區

<科檜>類的字社會方言學調查筆數 2,139 個。結果如下表所示：

(6)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ue	1,837	85.9%	559	89.3%	480	84.2%	447	86.0%	351	83.0%
e	272	12.7%	63	10.1%	82	14.4%	60	11.5%	67	15.8%
ə	30	1.4%	4	0.6%	8	1.4%	13	2.5%	5	1.2%
合計	2,139	100%	626	100%	570	100%	520	100%	423	100%

漳音本讀ue，受到泉音的影響有些字音喪失了合介音。但上表顯示漳音ue讀佔絕對優勢，有一些字接受泉音的e，總平均比率只有 12.7%，其中包括「卜」bueh⁴(要)，當助動詞用時多半唸成beh⁴開化了。ə 讀的比率都很低，最多不超過 2.5%。

由上述的資料看出，漳腔區基本上保存漳州音，完全看不出有向泉音靠攏的傾向。

3.2.2 泉腔區

泉州腔區的社會方言調查所得調查筆數 4,555，結果如下表所示：

(7)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ə	1546	33.9%	676	54.4%	506	40.8%	258	21.7%	97	11.0%
e	1211	26.6%	292	23.5%	399	32.2%	358	30.2%	163	18.5%
ue	1798	39.5%	275	22.1%	335	27.0%	571	48.1%	620	70.5%
合計	4555	100%	1243	100%	1240	100%	1187	100%	880	100%

<科檜>類的字泉州腔方言本讀 ə，整體而言有 33.9% 保存 ə 音讀，換言之有三分之二的字音已經喪失央元音了。即使老年層，能夠保存央元音讀的也只有 54.4%，到了少年層只剩 11.0%，ə 衰頹的速度和<科伽>類泉腔區的調查結果(見

表(5))相當一致。

央元音崩潰之後音變的方向才是有趣的問題。ə e 是一般泉音自然衍化規律，如果是 ə ue 應該是受到漳音影響而移借的。泉區社會方言調查顯示老年層已經有 1/2 喪失了央元音，e 和 ue 平分秋色，大約各佔 1/4 弱。中年層 e 音略有上昇，顯示自然衍化的傾向，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漳音的 ue 穩定上昇，逐漸取得優勢，青年層開始急速上昇，到了少年層 ue 音高達 70.5%。漳州音的勝利明顯可見。

3.3 <居龜>類

如表(4)所示，<居龜>類的字只調查了「自」、「思」兩個白話常用字，調查的筆數太少是一個缺點，所幸調查結果還可以看出整個趨勢的大概，雖然曲線不是很平滑(smooth)。

我們所擬的閩南祖語念 *i，泉州方言還保存 i 讀，但如前所述其他方言都前移或後移了，台灣可以聽到的變體有 i, i, u 三種。

3.3.1 漳腔區

<居龜>類的字漳音念 u 韻母，但是漳腔方言也會接受泉腔方言變體。以下是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

(8)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u	211	80.2%	56	77.8%	60	84.5%	55	80.9%	40	76.9%
i	52	19.8%	16	22.2%	11	15.5%	13	19.1%	12	23.1%
總計	263	100.0%	72	100.0%	71	100.0%	68	100.0%	52	100.0%

上表顯示 u 變體佔著絕大優勢，而 i 變體也佔著 15-23%的比例，後者比我們的經驗大得多，漳腔區似乎不應該有這麼多的泉音變體。

3.3.2 泉腔區

<居龜>類的字泉音 i，泉州濱海地區的晉江、惠安變成 i 韻母，廈門、集美和漳州唸 u 韻母。社會方言調查的結果如下所示：

(9)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i	99	19.0%	42	30.9%	32	22.7%	18	13.2%	7	6.5%
u	419	80.6%	94	69.1%	108	76.6%	118	86.8%	99	92.5%
i	2	0.4%	0	0.0%	1	0.7%	0	0.0%	1	0.9%

合計	520	100%	136	100%	141	100%	136	100%	107	100%
----	-----	------	-----	------	-----	------	-----	------	-----	------

上表顯示 i 讀的比率不高，總計只有 19%，即使是老年層也只有 30%，隨著年齡下降，使用率逐漸減少，到了少年層只剩 6.5%。i 讀也很低，總數只有 2 個，佔 0.4%。至於漳州音的 u 讀表現了非常高的比率，總計高達 80.6%，老年層已經將近 70%，隨著年齡下降，使用率逐漸增加，到了少年層上昇到 92.5%之多。

3.4 <居居>類

如表(4)所示<居居>類我們設計了 11 個字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這個字類主要有三個變體：i, u, i。雖然<居居>類和<居龜>類泉州音都是 i，但同安腔唸 u、漳州音 i。如前所述，<居居>類和<居龜>類來源不同，語音變化的軌跡也不一樣。我們擬測<居龜>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i，而<居居>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y，但*y 讀已經在閩南語區消失。

3.4.1 漳腔區

<居居>類漳州音 i，但有少數人採取泉州的 i，一部分的字採用同安音。本字類調查所得筆數共 861 筆，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10)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i	723	84.0%	244	92.1%	195	84.4%	165	77.1%	119	78.8%
u	135	15.7%	21	7.9%	35	15.2%	47	22.0%	32	21.2%
i	3	0.3%	0	0.0%	1	0.4%	2	0.9%	0	0.0%
合計	861	100%	265	100%	231	100%	214	100%	151	100%

漳腔方言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顯示：漳音 i 總計有 84% 的佔有率，表現了壓倒性的優勢；但 u 的佔有率也有 15.7%；i 讀接近 0。

i 讀和 u 讀隨著年齡的降低成反比例生長，u 讀逐漸上昇，而 i 讀逐漸減少。特別是有一些字，如「煮」、「處」、「據」、「語」等，漳腔方言區內越來越多人唸成 u，其次「薯」、「鼠」也有一些，但 u 讀還是無法和 i 讀競爭。為什麼有些字傾向於唸 u、有些字傾向於唸 i，這個問題有點複雜，當另文討論，這裡只能說是台灣閩南語有把漳州腔的 i 讀當作白話音，而把同安腔的 u 讀當作文讀音的傾向。

3.4.2 泉腔區

<居居>類的泉腔區社會方言學調查所得筆數比較多，共 2691 筆。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11)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i	625	23.2%	271	38.6%	182	25.4%	132	18.1%	39	7.2%
u	635	23.6%	185	26.4%	199	27.8%	147	20.1%	106	19.6%
i	1,431	53.2%	246	35.0%	336	46.9%	452	61.8%	397	73.2%
合計	2,691	100%	702	100%	717	100%	731	100%	542	100%

上表顯示 i 已經沒落到總平均只剩 23.2%，即使老年層也只有 38.6% 的使用率，隨著年齡層下降而衰落，到了少年層只剩 7.2% 而已。泉音的變體之一的同安腔 u 讀總計也有 23.6%，和 i 讀相當，但老年層有 26.4%，中年微升，之後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減少，只是下降的曲線平緩。雖然 u 讀在泉區內逐漸衰落，但在漳腔區卻略有斬獲，由老年到少年成長了 3 倍。但這只表示漳腔方言的包容力，整體而言，泉音可以說是在衰落中。

至於漳腔的 i 讀，佔了一半以上，老年層已經佔了 35%，略當泉音的 i 讀，但 i 讀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急速成長，到了少年層高達 73.2%，正好是 i 讀的 10 倍。表現了漳音的強大競爭力。

4. 方言變體與年齡層分佈

上面有關四個字類的方言調查可以做一個總結：漳州區內的音讀相當穩定，而泉州區內的 4 種泉州腔央元音變體，不論那一種都在競爭中落敗給漳州腔的非央元音變體。

以下單就泉腔區所做的調查，我們可以發現泉腔區內原本的泉州音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使用率逐漸減少，反之漳州音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使用率逐漸增加，兩者正好構成了交叉發展。

4.1 泉州音的衰落

把泉腔區四個字類的泉州音央元音變體在四個年齡層的分佈，按照保存的比率排列成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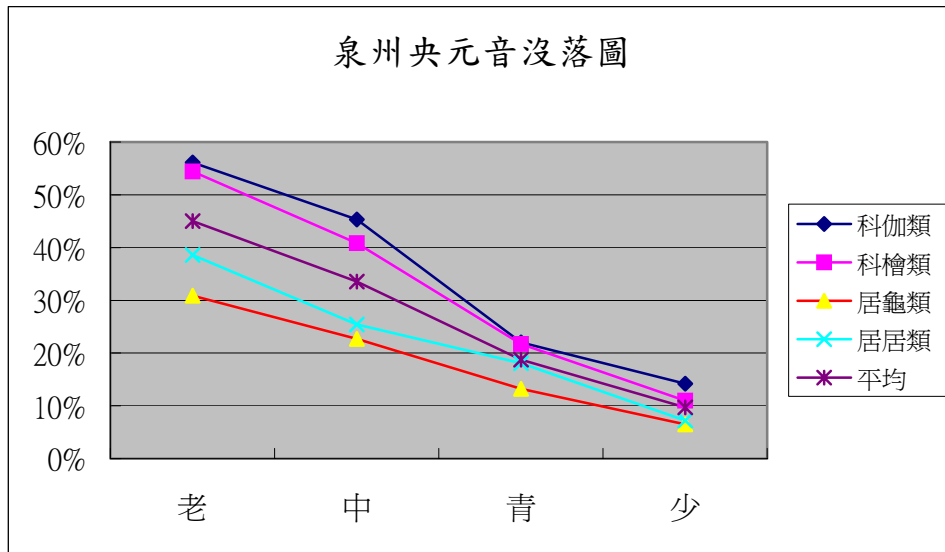
(12)

	老	中	青	少
科伽類 ə	56%	45%	22%	14%
科檜類 ə	54%	41%	22%	11%
居居類 i	39%	25%	18%	7%
居龜類 i	31%	23%	13%	7%
平均	45%	34%	19%	10%

這個表顯示，泉州的央元音在沒落之中，即使在泉腔區，能夠保存央元音的，總平均也只有 45%，不論那個字類，泉州央元音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比率都平行地下降。而 i 比 ə 崩潰得更快。

泉州音央元音的沒落趨勢由下面的曲線圖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來。

(13)



4.2 漳州音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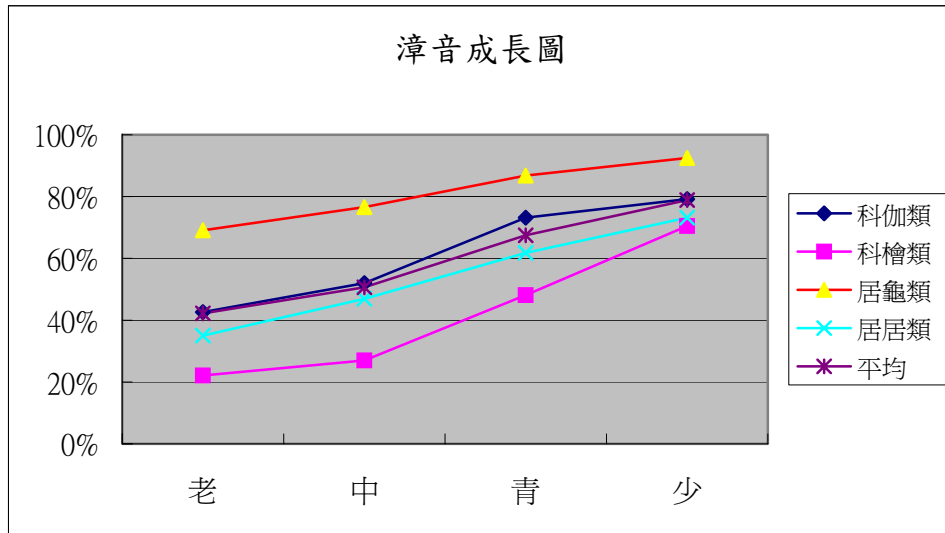
相對於泉州音的沒落，泉腔區內，漳州音隨著年齡的下降而成長。如下表所示：

(14)

	老	中	青	少
居龜類 u	69%	77%	87%	93%
科伽類 e	43%	52%	73%	79%
居居類 i	35%	47%	62%	73%
科檜類 ue	22%	27%	48%	71%
平均	42%	51%	67%	79%

泉腔區內的漳州音的成長趨勢由下面的曲線圖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來：

(15)



5. 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結果

由上面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顯示整個台灣央元音都在崩潰之中，泉州音變體在競爭中落敗，逐漸向漳州音靠攏。這個現象可以由兩種調查來印證，一是針對青年層所做的大專青年語音認同；另一個是根據老年層的調查資料所顯示的方言變體地理分佈。

這一節討論大專青年語音認同的認同調查。青年語音認同的調查所得筆數 2302 筆，我們按照台灣的語區來計算各語區大專青年對於閩南語語音上的認同度。語區的劃分乃是根據作者在《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3b) 附表所作的分區而依新的調查資料略作修改(見附圖一)。

調查結果如下：

5.1 <科伽>類

(16)

	總計		混合區		漳腔區		泉腔區		客語區		南島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e	1817	78.9%	628	82.6%	640	80.9%	383	71.6%	159	76.8%	7	77.8%
ə	259	11.3%	64	8.4%	67	8.5%	99	18.5%	29	14.0%	0	0.0%
ue	226	9.8%	68	9.0%	84	10.6%	53	9.9%	19	9.18	2	22.2%
合計	2302	100%	760	100%	791	100%	535	100%	207	100%	9	100%

上表顯示大專青年對於<科伽>類的字的音讀認同度。表中清楚的顯示無論那個語區，大專青年對於漳音 e 的認同度都比泉音 ə 多，就這一點而言和漳、泉方言區所做的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是一致的。

5.2 <科檜>類

泉州腔區的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所得有效調查筆數 9198。結果如下表所示：

(17)

	總計		混合區		漳腔區		泉腔區		客語區		南島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ue	7032	76.5%	2419	79.6%	2550	80.7%	1366	63.9%	666	80.6%	31	86.1%
e	1542	16.8%	447	14.7%	447	14.2%	533	24.9%	111	13.4%	4	11.1%
ə	624	6.8%	173	5.7%	162	5.1%	239	11.2%	49	5.9%	1	2.8%
合計	9198	100%	3039	100%	3159	100%	2138	100%	826	100%	36	100%

以上的數據顯示，<科檜>類漳音 ue 佔著絕對的優勢，泉腔區青年的認同比率稍低，但也超過 6 成，其餘的語區都在 8 成上下。認同順位為：ue > e > ə，最低的是泉音的 ə，即使在泉腔區 ə 變體也只有 11.2% 的認同率，而 ue 變體高達 63.9%。由此可見大專青年普遍地認同漳州音。

5.3 <居龜>類

(18)

	總計		混合區		漳腔區		泉腔區		客語區		南島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u	620	80.6%	211	83.1%	219	83.0%	138	77.1%	50	72.5%	2	66.7%
i	98	12.7%	31	12.2%	27	10.2%	28	15.6%	12	17.4%	0	0.0%
i	51	6.6%	12	4.7%	18	6.8%	13	7.3%	7	10.1%	1	33.3%
合計	769	100%	254	100%	264	100%	179	100%	69	100%	3	100%

上表顯示 u 讀表現了最高的認同率，但 i 讀在各個閩南語方言區內還有 10% 以上的佔有率。i 讀最低，但是總計 6.6% 的佔有率已經很高。

5.4 <居居>類

調查所得的有效筆數 8,431 筆，結果如下表所示：

(19)

	總計		混合區		漳腔區		泉腔區		客語區		南島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i	5,836	69.2%	1,911	68.7%	2,111	73.0%	1,247	63.4%	542	71.5%	25	75.8%
u	1,929	22.9%	718	25.8%	586	20.3%	456	23.2%	161	21.2%	8	24.2%
i	666	7.9%	154	5.5%	194	6.7%	263	13.4%	55	7.3%	0	0.0%
合計	8431	100%	2,783	100%	2,891	100%	1,966	100%	758	100%	33	100%

如我們所預測的，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調查顯示漳音的 i 讀佔著絕對優勢，

不論是那個語區，i 讀都佔了將近 3/4；其次是 u 讀，佔了約 1/4 弱；泉音的 i 讀最不得人緣，總計只有 7.9%，除了泉腔區仍有 13.4 的認同率之外，無論那個語區都不及一成。

5.5 泉腔區青年央元音的保存

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分漳腔區、泉腔區兩個方言區做調查，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的調查對象背景更複雜，包括來自偏漳區、偏泉區、混合區、客語區、南島語區。我們已經證明無論在那一個方言區，泉州的央元音都是最不受歡迎的音。

換言之，泉州央元音的崩潰是一個趨勢，這個趨勢不但在針對一般社會人士的調查中得到證明，在針對大專青年所做的調查也得到印證。值得追問的是這兩種調查的結果是否完全相同？

既然漳腔區的語音比較穩定，泉腔區語音變化較大，本節把重點放在討論泉腔區對於央元音的保存，一般社會青年和大專青年是否有所不同。下面將兩種調查的泉腔區青年部分，央元音的保存率統計如下表：

(20)

		社會青年	大專青年
<科伽>類	ə:e	30.05%	25.85%
<科檜>類	ə:(e+ue)	22.77%	12.59%
<居龜>類	i:(i+u)	15.3%	18.5%
<居居>類	i:(u+i)	22.0%	15.4%
平均		22.53%	18.09%

從數字看來，社會青年的央元音保存率雖然比大專青年高一點，不過這不能證明社會青年比大專青年保守，因為兩者的受訪者年齡不太一樣。大專青年的平均年齡大約是 20 歲，在我們的年齡層分層標準的底部，但一般社會青年的受訪者年齡由 20 歲到 39 歲都有，平均年齡較大。所以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兩種調查的結果其實沒有顯著差異，平均起來泉州央元音的保存率只有 18-23%之間。

6. 方言變體的地理分佈

我們的方言地理學研究主要以老年層調查為主，本文將我們已經整理的語料中篩選出戰前(1945)出生的部分，四個字類中各選一個字為代表，看不同變體的地理分佈。地圖參見文末的附圖，這裡只做討論。

6.1 <科伽>類韻母變體的地理分佈

我們以「短」為例作為<科伽>類的代表字。根據 2002 所整理的老年層語料繪成附圖二：「『短』韻母變體分佈」。如圖所示，泉州音er [ə]（「短」字唸成tə²）變體的分佈只限於台北盆地盆舷地帶和新竹附近、中部海岸地帶。方言分

佈圖明顯的看出漳腔的e音讀(「短」唸成te²)是台灣優勢音。

6.2 <科檜>類韻母變體的地理分佈

本文以「火」爲例作爲<科檜>類的代表。根據 2002 所整理的老年層語料繪成附圖三：「『火』韻母變體分佈」。如圖所示，泉州音er [ə](這個字唸成hə²)變體的分佈只限於台北盆地盆舷地帶和新竹附近、中部海岸地帶。方言分佈圖明顯的看出漳腔的ue音讀(這個字唸成hue²)是台灣優勢音。

6.3 <居龜>類韻母變體的地理分佈

<居龜>類的變體的地理分佈，本文以「自」字爲例，根據 2002 所整理的資料繪成附圖四：「『自』韻母變體分佈」。如圖所示，泉州音tsir [i](這個字唸成tsi⁷)變體的分佈只限於台北盆地盆舷地帶和新竹附近、中部海岸地帶。方言分佈圖明顯的看出漳腔的u音讀(這個字唸成tsu⁷)是台灣優勢音。

6.4 <居居>類韻母變體的地理分佈

<居居>類的變體的地理分佈，本文以「自」字爲例，根據 2002 所整理的資料繪成附圖五：「『豬』韻母變體分佈」。如圖所示，泉州音tir [ti]變體的分佈只限於台北盆地盆舷地帶和新竹附近、中部海岸地帶，而 tu 只有一個方言點，即三重。方言分佈圖明顯的看出，漳腔的ti音讀是台灣優勢音。

由上面四張地圖看來，四類字唸成央元音的變體只分佈於台北盆地盆舷地帶和新竹附近、中部海岸地帶等有限地區，大約台灣閩南語分佈區的 10%左右的地盤。我們在每一張方言地圖都繪出同語線，讀者將可以發現四張地圖的同語線差不多是重疊的。

7. 語音標記性與音變

上面三種調查資料都證明了當泉州腔和漳州腔並存於台灣而互相競爭時，央元音的泉州音變體逐漸輸給非央元音的漳州音變體。現在我們要問泉州音競爭失敗的關鍵是在於「泉州」的人 不足，還是因爲「央元音」的關係呢？

7.1 音變與人 競爭力

當兩個語言發生接觸時，人 比率的確是一個主要的競爭力。閩南語在台灣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所謂「台灣話」或「台語」指的就是台灣閩南語，其主要原因是閩南人的人 比率高達 85%，由此可證人 比率是一個重要的語言競爭力。

但人 比率並不是唯一的競爭力，筆者曾發表〈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洪惟仁 1994)，主張語言的競爭力有人 、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等五者。語言競爭的模式是否可以引用到方言變體的競爭呢？

漳泉兩個方言勢力孰強，很難比較，唯一可以量化的是人數。依 1926 年台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統計，泉州籍人比漳州籍人多。當時台灣漢人共 3,751,600 人，以閩南語為母語的各祖籍別的人數及百分比如下（陳紹馨 1972：187）：

(21)

方言	祖籍	人數	佔全台灣總人	佔閩南人總人
泉州腔為主	泉州府	1,681,400 人	44.80%	
	永春州	20,500 人	0.60%	
	合計	1,701,900 人	45.40%	56.03%
漳州腔為主	漳州府	1,319,500 人	35.20%	
	龍岩州	16,000 人	0.40%	
	合計	1,335,500 人	35.60%	43.97%

由上表可知，泉州移民比漳州移民多了 12.06%。假設人數比率是唯一的方言競爭力，那麼台灣的閩南語應該偏泉，至少應該漳泉平分秋色才對。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以本文所討論的泉州央元音的四個字類而言，漳州腔的競爭力遠超過泉州腔。由此可證，方言接觸時，人數比率所能發揮的競爭力是有限的。

除了可以量化的人數之外，漳、泉移民在經濟力、政治力、文化、認同意識等各方面沒有可以比較的數據。就我們的印象而言，漳州人以農民為主，泉州人以商、漁及茶農為主，都市的泉州商人經濟、文化的競爭力可能比較強，但都市人的語言也比較易變，兩相抵消，看不出泉州腔或漳州腔那一方的競爭力大。總之我們無法從語言社會學的立場找到足以支持漳州腔的競爭力大過泉州話的理由。

7.2 語音標記性與音變

作者在拙著(洪惟仁 2000, 2001a)一貫地提出一個觀點，就是「無標音(marked sound)比較穩定，有標音則比較容易變化。無標音不太容易變成有標音，有標音容易變成無標音(unmarked sound)。」我願意把這個理論叫做「有標音崩潰論」。

有標音只是「不自然音」(unnatural sound)，世界上的語言較少採用作為辨別意義的音位。Maddieson 從世界各語系中分佈平均地選擇了 418 個語言的音系，輸入電腦，製成「洛杉磯加州大學音韻清單資料」(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簡稱 UPSID)，他從所蒐集的世界語言 2549 個元音音位中統計出每一個元音被世界語言採用的次數(Maddieson 1984:124)，本文稱之為「採用率」。UPSID 所載元音的採用率整理如下表(引自洪惟仁 2001a)：

(22)

	前		央		後		合計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高	452	29	55	10	31	417	994
中	425	32	100	8	19	448	1032
低	81	0	392	1	13	36	523

由上面的「採用率」看來，央元音 i 只有 55，是 i 的 12.2%， u 的 13.2%； ə 的使用率只有 100，是 e 的 23.5%， o 的 22.3%。由此可見央元音是世界上大部分語言不喜歡採用的「不自然音」。

「有標音崩潰論」主張有標音、即不自然音在世界的語言或方言分佈的範圍有限，一個語言或方言一旦採用這樣的音位，其持續存在的時間也不會太久。有標音很容易變成無標音，但無標音沒有更強的動機不會變成有標音，因而有標音變體會逐漸縮小分佈區，相反的無標音變體則會擴大分佈區。

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台灣的漳州移民雖然人不及泉州移民，但台灣的漳州音系沒有央元音這樣的有標元音，也就是說，漳州音系比較簡單自然。本研究只是證明了「央元音在方言競爭敗給非央元音」，而不是「泉州音敗給漳州音」。

7.3 系統的競爭力

但是，「有標音崩潰論」有兩個難題必須解決：

一、合 音的來源問題

3.2.2 節所討論的<科檜>類泉腔區的音變。泉腔區有的老年層有 54.4% 保存 ə 讀，到了少年層衰落到只剩 11.0%，但變成 e 的只有 18.5%，變成 ue 的竟然高達 70.5%。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音變規律呢？

(23)

$*\text{ə} \rightarrow \text{ue}$

這樣的音變規律顯然不是自然的衍化。 e 變成 ue 是一個音段分裂為二，並且新音的 $-\text{u}-$ 是一種無中生有的變化，這是「自然衍化」所無法解釋的。現代泉州系所有方言音央元音崩潰之後都變成 e ，這是一種元音前移運動； i 變成 i (如惠安、晉江) 也是一種元音前移運動； i 變成 u (如同安)，屬於一種後移運動。所有的音變都只是發音部位的移動，因此(23)所示的元音分裂與合 化，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借自漳州音。

這樣問題變成並非「央元音」與「非央元音」的競爭，而是有央元音的泉州音與無央元音的漳州音的競爭了。

二、混同音重新分開問題

語音的自然演變有一條普遍的規律，就是已經混同的兩個字類不會自然分為原來的兩類。如表(1)(2)所示，泉州<科>類字是<科伽>類和<科檜>類的混同，<居>類字是<居龜>類和<居居>類的混同。依照歷史語言學的原理，已經混同的兩個類不可能重新分成原來的兩類。

但在台灣，泉腔區的<科>類字 ə 正按漳州腔分成原來的兩類，<科伽>類字逐漸變成 e，而<科檜>類字逐漸變成 ue；<居>類字正在重新分成原來的兩類，<居龜>類變成 u 和<居居>類變成 i。

因為在台灣只有漳州音才能分為兩類，可見唯一的解釋是受漳州音影響的結果。

換句話說，泉州話央元音的崩潰只是一種動機，這個動機在大陸時代就已經發生效應，所有的央元音開始發生前移運動或後移運動。但台灣的泉州話，央元音的崩潰主要是受到漳州音的觸發而崩潰的，泉州央元音崩潰的之後，所有具有央元音的字音，一個一個向漳州音靠攏，也就是說整個向漳州音移借新的音讀。

這似乎證明了：當兩個方言接觸時，簡單自然的音韻系統競爭力大於有標的、不自然的音韻系統。複雜的音韻系統可能整套地被簡單的音韻系統所取代。

8. 結論

台灣閩南語是一個漳、泉兩個方言的混合，混合的結果已經產生了一個台灣優勢音，這個優勢音正指導著所有台灣方言的語音甚至其他語言層次的變化趨向。本文討論泉州央元音正在趨向於變成非央元音的事實，並試圖提出解釋。

本文的立論根據三種方言調查所得的結果：

一、社會方言學調查：選擇偏漳腔方言和偏泉腔方言進行廣泛的社會方言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漳腔區的音讀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泉腔區內的音讀急速向漳腔的音讀靠攏。

二、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針對台灣大學生進行對泉州音或漳州音各種變體的認同。調查結果發現和第一項所得的一般社會青年的調查結果相當一致，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方言地理學調查：根據我們對台灣閩南語方言進行的廣泛調查，篩選老年層的方言變體，四個字類分別選擇一個代表字，根據調查結果製成方言地圖(見附圖二至五)，發現泉州腔只分佈在台北盆地的盆舷地帶、新竹附近、西部海岸部分，約當閩南語分佈面積 10 分之 1 的地域，四張地圖的同語線互相重疊，比較圖一可知，即使是老年層，有央元音的方言分佈區比圖一所顯示的偏泉腔區要狹窄。這說明了泉州的央元音在萎縮之中。

三種不同角度的調查資料互相印證了泉州央元音正在崩潰的事實。這四個字類的字音，漳州音是台灣的優勢音。

最後本文對於調查結果所顯示的現象提出解釋。本文認為泉州音競爭失敗不是因為泉州人比漳州人少的關係，泉州移民人比漳州移民多了 12%，但是漳州音卻勝利了。這是因為這四個字類泉州腔是唸成央元音，央元音是有標音，也就是不自然音。不自然音在世界的語言中較少被採用作為音位，因為較難發音，所以容易變成無標音。泉州音採用央元音作為音位，註定了要變成非央元音的命運。

但是台灣泉州音的央元音變成非央元音並不是自然的衍化。開音 ə 變成合音 ue；一個字類重新按照漳州音分成兩個字類，這些事實證明了泉腔區的新形式是由漳州音移借而來的。

由此我們又證明了：方言之間的競爭，簡單自然的音韻系統競爭力大於有標的、不自然的音韻系統。複雜而不自然的音韻系統可能整套地被簡單自然的音韻系統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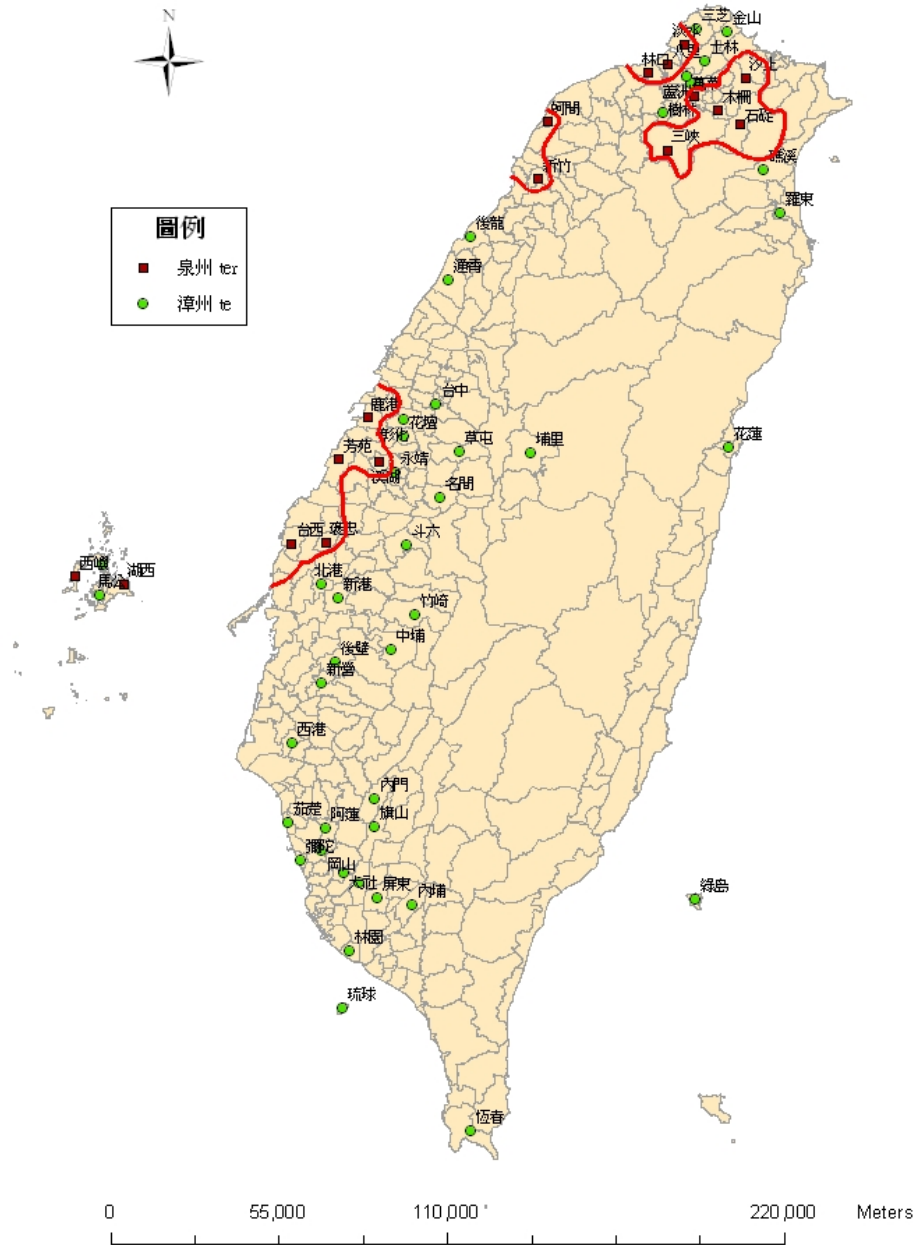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 Baldi, P. and R. N. Werth. (eds) . 1978.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loomfield, L.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ynon, T.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ckett, C.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Ontario: Brett-Macmillan Ltd.
- King, R. 1967. Functional Load and Sound Change. *Language*. 43.4: 831-851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 1978. *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reprinted in Baldi and Werth 1978.
- Lehmann, W. P. and Y. Malkiel (eds) . 1968.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aussure, de F. 1959. (trans. by Wade Baskin)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台北・文鶴重印。
- Selkirk, E. 1984. On the major class feature and syllable theory In J. In M. Aronoff and R. Oehreld (eds), *Language Sound Structure: Studies in Phonology Presented to Morris Halle by his Teacher and Stud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pencer, A. 1996.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 Steriade, D. 1994. Underspecification and Markedness. In J. Goldsmith (ed.),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Trask,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 Wang, W.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 Chen, M. and W.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 255-281.
- Wang, W. and C. Lien.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Jones Charle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 345-4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 王士元. 1974. 〈語言研究講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1-25。
- 李壬癸. 1975.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 《幼獅月刊》44:23-29.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洪惟仁. 1993a. 〈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的競爭力分析〉, 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67-107 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3b.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3c. 〈大牛欄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 香港・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 1994. 〈台灣的语言戰爭及戰略分析〉，台北·國立師範大學·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 . 1995. 〈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pp.407-418。收入洪惟仁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pp.201-214。
- . 1996a.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 1996b. 《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台北·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 . 2000. 〈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學生書局《聲韻論叢》9:667-717.
- . 2001a.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學生書局《聲韻論叢》243-273
- . 2001b. 〈台灣漢語共時方言學：歷史與展望〉，廈門大學·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 . 2002. 〈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 陳紹馨. 1972. 《台灣省通志稿·人志》，台灣省文獻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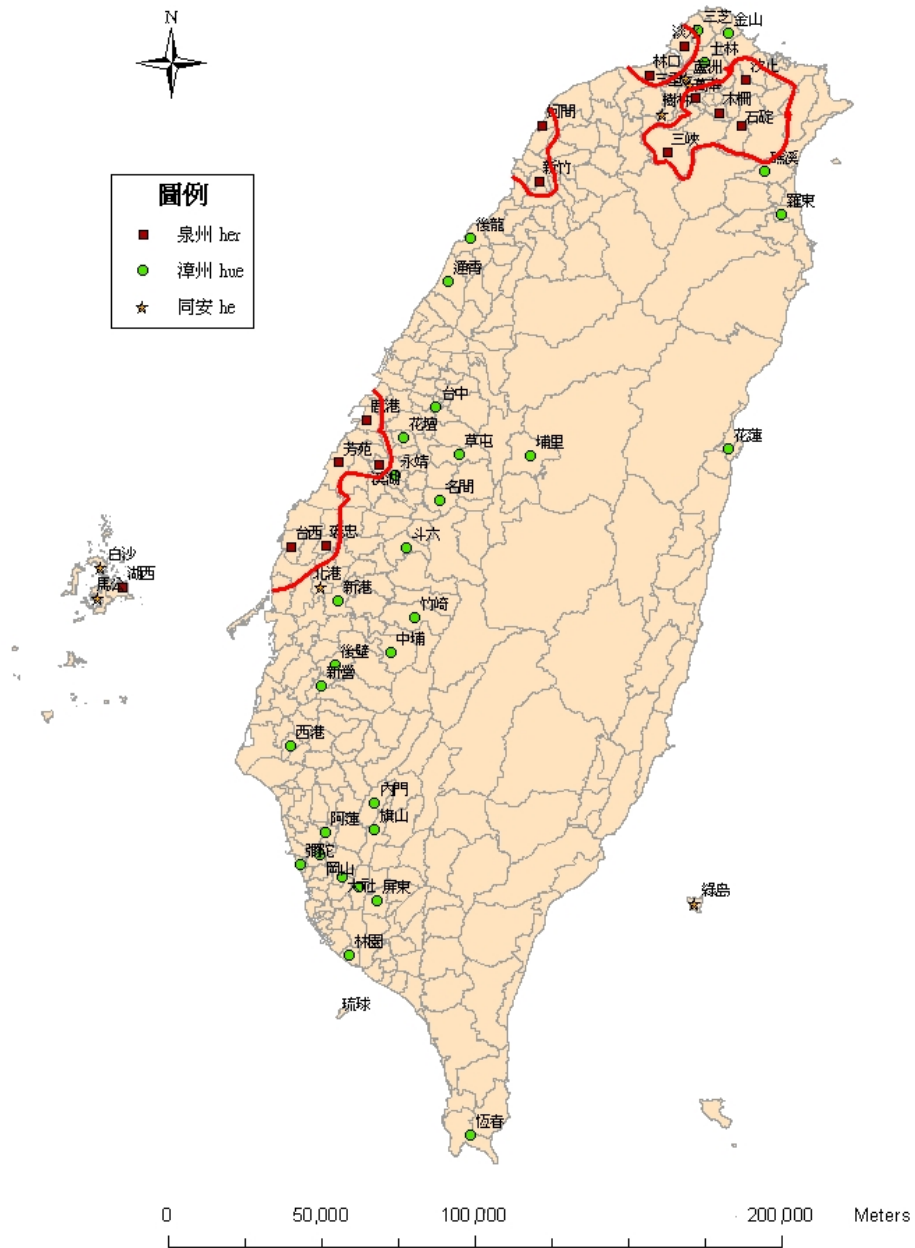
附圖二

「短」韻母變體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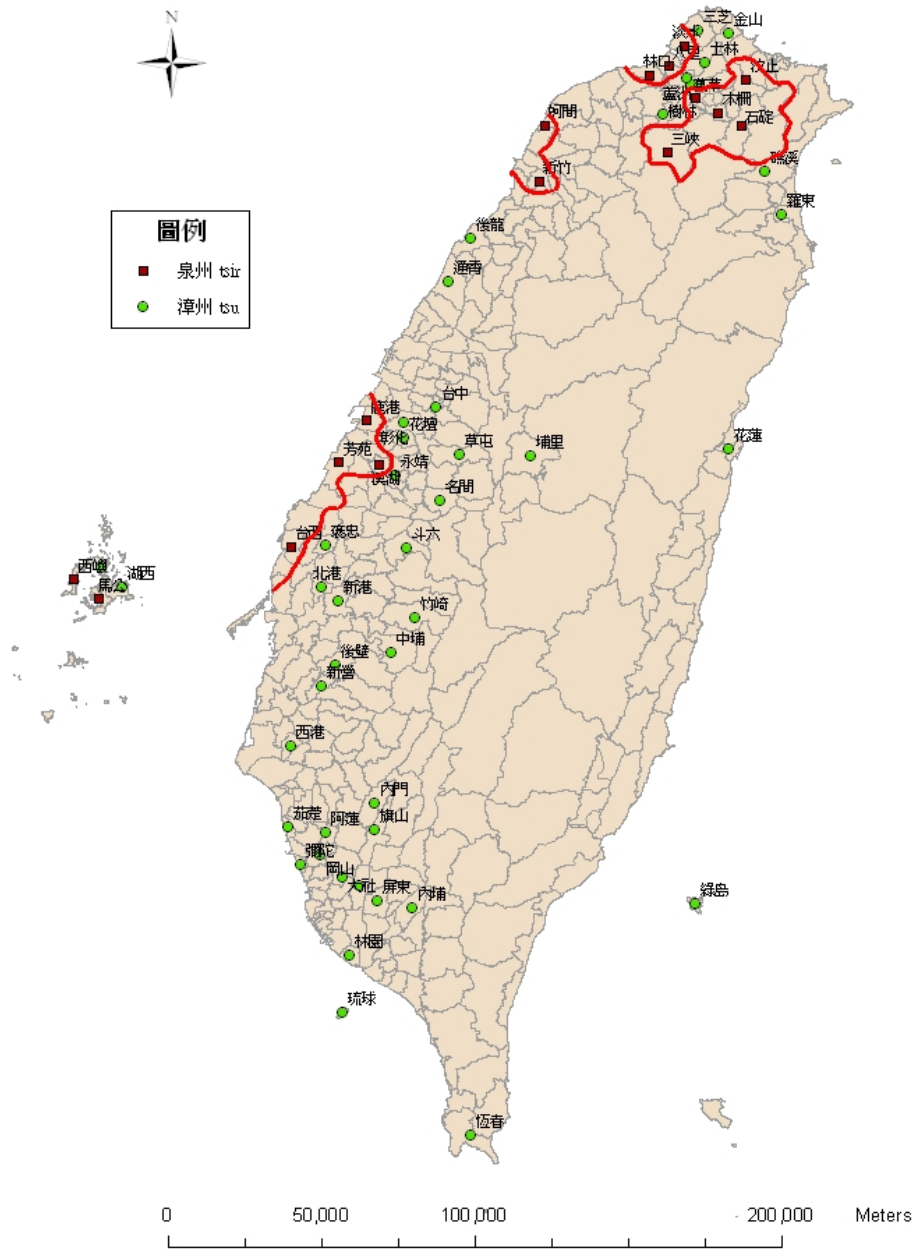
附圖三：

「火」韻母變體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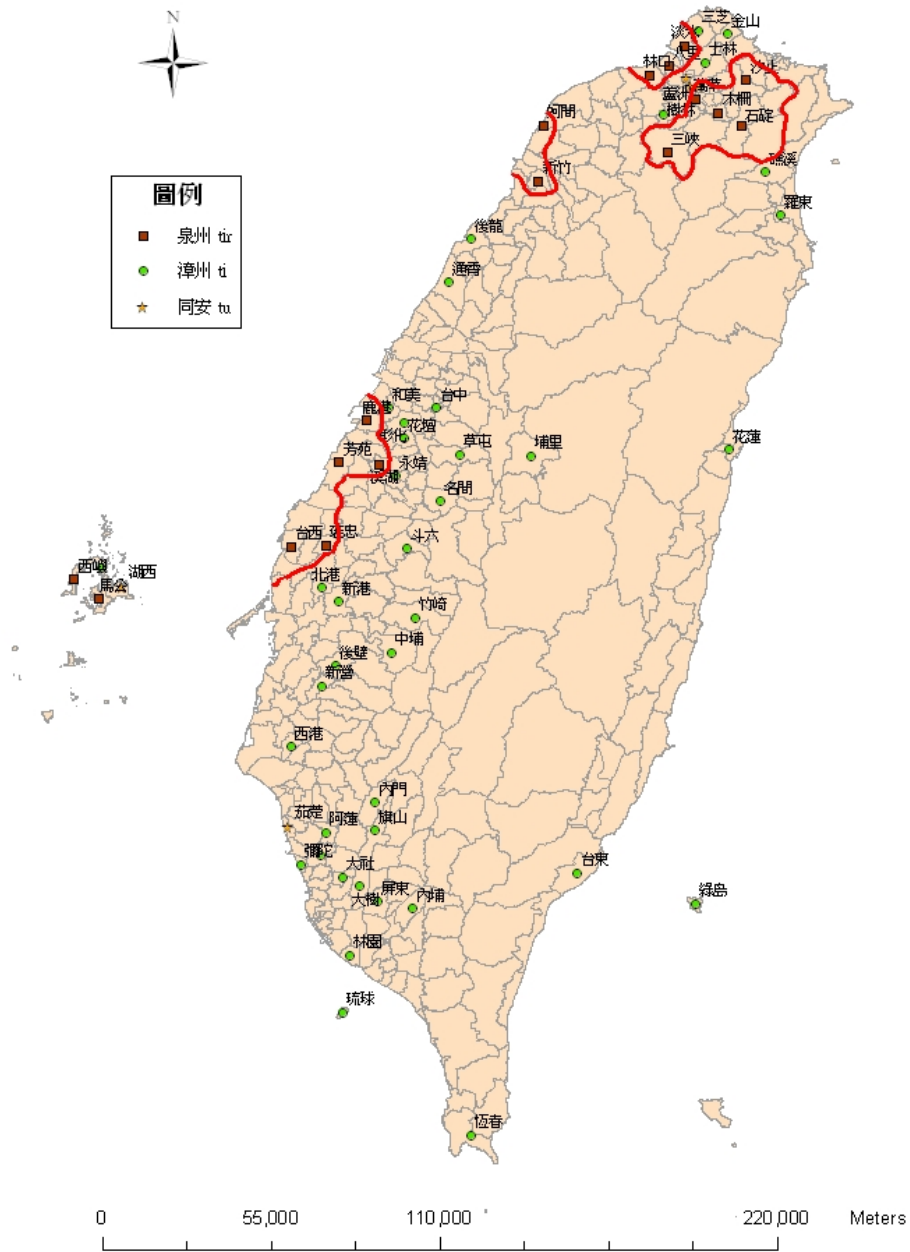
附圖四

「自」韻母變體分佈圖



附圖五

「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Phonetic Markedness and The Collapse of Central Vowels of Quanzhou Dialects in Taiwanese

Ang, Ui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ese Minnan originated from Quanzhou and Zhangzhou of Fujian. After competing for centuries, the two dialects changed respectively and mixed into many new dialects in Taiwan.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dialects in their phonological inventories is that Quanzhou dialect has two central vowels /ə/ and /i/ in its vowel system, while there are only plain vowels in that of Zhangzhou. The data of our sociolinguistic survey shows that the Quanzhou's two central vowels are declining, and shifting to Zhangzhou's vowel system.

The immigrants from Quanzhou are more than those from Zhangzhou by about 12%, while the central vowels lost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Zhangzhou dialect. This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e result is not due to external factors of dialect contact, but an internal motivation, that is, the phonetic markedness. Central vowels are marked so they tend to change to another unmarked vowels.

Key words: Southern Min, Quanzhou dialect, Zhangzhou dialect, New dialects in Taiwan, Sound change, Phonetic markedness.